

色彩斑斓
◎孙镜福

同里:画轴与梦境(组诗)

◎萧萧

行走同里的内心

在这只小船上
忘记岁月的恐惧
也忘了尘嚣是怎样的味道
我成为蜿蜒小河里的一滴水
回到清幽的故居
进入同里的内心
听它轻缓吟唱
而后,再于欸乃声中
握住它柔润的手
我是幸福的人
更是一个无言的战栗者
在这样潋滟的上午
见证了一种沉陷的美丽与天籁
它和我 靠得如此近又如此远

立于长庆桥头

我不是游人
是桥上一块斑驳的青石板
深陷进历史的眼眶
身下的河水
是不能轻弃的灵魂
我枕着它
沉入了幽谷

在水墨画景的漩涡中
在古远时光的深处
我看见一位江南女子
优雅走来
依旧点着沉静的眸

夜宿敬仪堂

在雕花大床上
身心,悠游进古典的年代
安置空荡
我已不在此际
请不要呼唤我的名字
深夜,降临了一场大雨
洗掉我的痕迹
一切都会清新——
早晨,恢复了我弯曲的身影
与水灵的同里
撞个满怀
门外,看三桥流水潺潺
我知道干净的生活
正在涸染

省城筑梦

◎沙晨

新街口、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这是无数我这样的江苏小县城里的孩子向往的省城。2004年9月,16岁的我一气之下来到省城,背着双肩包拖着行李箱跨进了江苏××学院的大门。从此开始了我和普通中学生不一样的人生。

这是一家以培养海员为特色的院校,而我所报名的专业是当时刚刚兴起的“电子商务”。说穿了,我是来混个学历的。从进校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后悔了,我中考失利被父母痛斥的分数,相比于我同宿舍哥们儿的200来分,非常违和。

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3年多,2007年暑假,我的小学同学们高中毕业了。我受邀参加了一场让自己“无地自容”的同学聚会——记得那天我穿上了最帅的一身全白新款耐克,骑着自行车去了人均消费不到20元的小饭店。那年开始流行“校内网”,一个个都开始注册自己即将入门的大学。我看着6年未见的小学同窗们,考上了南大的、东大的、上财的,还有为了2008年奥运专门往北京考的,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第四年的学习生涯,我万分有幸结识了一位好老师,他叫杭俊。一米八的大个头,分头,瘦削精干,听说他是东南大学的高材生。他来给我们班讲电子商务的主修课程。在那个年代,电商刚开始发

展。杭俊老师的教学方法不是照搬书本,而是讲互联网大佬的创业故事。百度的李彦宏、腾讯的马化腾、慧聪网的郭凡生……名人大佬的创业史他都能讲得生动有趣。

那年,他讲得最多的人是马云,他剖析了淘宝的盈利模式、支付宝的划时代意义。我永远记得杭俊老师传达给我的那些金句“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要做102年的企业,横跨三个世纪”“初始目标是每天纳税100万”“打着望远镜都找不到对手,因为都是合作伙伴”……这些豪言壮语对我来说无比震撼,因为杭老师是以比企业家更高的视角来灌溉我这颗饥渴心灵的。

后来的实训,我开始自己做网站,做了自己喜欢的金融方面的网站,并在系里拿了第一。再后来有幸,我去参加阿里的培训,亲身体会了一下大厂文化。毕业聚餐,我坐在杭老师身边:“杭老师,感谢这段时光的教诲,我无以为报,送您个外号,叫杰克船长。您就像电影《加勒比海盗》中的杰克船长一样,聪明机智,带领我们。您最喜欢的互联网马云不就叫杰克·马?”杭老师喝得满脸通红,笑着说:“好好干,小子,我看好你。”

如今,这位“杰克·杭”还和我保持着友谊,这些年他老人家还时不时驱车千里来我的根据地如皋吃如皋特色美食烧饼、豆腐脑……

大专毕业后,我开始了三年打工岁月。我曾为了省钱住在江宁学校宿舍,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坐最早一班公交车前往南京新街口工作;我也曾西装革履蹲在地铁站门口,手捧最便宜的5块钱盒饭;更有一天连续拨打300多个营销电话,被电话那头当成“电信诈骗”,骂得狗血淋头。一天下来,累得我走在大街上都感到两眼发花、天旋地转……但我仍感激这段岁月,那些温室里的天之骄子难以低下高贵头颅,而我却用泪水和汗水浇灌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明白了知识和学历的重要性,我后来又读了本科。2011年正式进入证券行业,从最基层做起,最远的乡镇我去开拓,最不起眼的客户我去服务。2015年,一家证券营业部负责人的桂冠竟落到了我的头上,其时我虚龄27岁,不觉已入行12年,独当一面8年了。更让我骄傲的是2022年1至11月,我小小的营业部缴纳税金排名竟是如皋当地企业前100强。

一次同学再聚会,男的西装、女的旗袍,一个个光鲜夺目。这一回可是昂首阔步走进去的……其实,我也是人到中年才和同学们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而已。忽然间,我想起杭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的那句话,遇到困难挫折时,就去倒立,这叫换一个角度看世界。

露天电影回忆

◎凌华

岁月
流金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前生活在农村的人对露天电影都不陌生。那时,剧场少,一个乡镇仅一家电影院,而露天电影大多在家门口,且是免费的,一般由公社放映队到大队部或学校操场放映,受到男女老少的欢迎,也给我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

70年代中期,我刚上小学,那时家庭经济拮据,文化生活极其匮乏,一旦获悉本村或附近村里放露天电影,又或在放学前看到操场尽头两根简易的毛竹竿上洁白的银幕悄然挂起,我就早早把作业做完,吃完晚饭,提前扛起板凳到现场,占据放映员边上的最佳位置。看完回家后,还要回味剧情,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上学时,在晨读前,大家还要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饶有兴趣地讨论故事情节,班上两个表演能力极强的同学来到讲台上,学着电影里坏蛋男主角的动作,在全班同学面前重现电影里的各种动作和腔调,让同学们忍俊不禁。一名姓吴的同学最喜欢模仿《红星闪闪》里一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动作,一举手一投足,惟妙惟肖;一名姓瞿的同学最擅长模仿《林海雪原》里的座山雕对暗号,那时他正好有一顶东北帽,解开帽檐戴在头上,解开棉袄纽扣,加上神似的声音、逼真的动作,模仿起来既形似又神似,让人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由于放映信息不畅,一般不是通过大队有线广播得到,就是通过口口相传获知。每当夜深人静,听到远处有悠扬歌声发出时,大家都以为不远处在放电影,于是准备睡觉的我也跟着大人跑到五六里路外看露天电影,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到一半左右的内容,但由于没带凳子,前面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只好在后面时不时踮起脚尖站着看,或在最前面席地而坐抬头看,有时灵机一动,爬到附近树上;如果不幸运的话,到了声音发源地,发现是当地村里的高音喇叭所放,我们只好白跑一趟。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也正好培养了我的长跑能力。

记得小学四年级,为了迎接公社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有天早晨在学校小操场上训练,竟不知不觉围绕操场跑了66圈,尽管一圈仅100米左右,但教导主任马文秀听后还是不信,特地询问了和我一起跑步的同学,得证后向我竖起大拇指。这绝对是跟着大人追看露天电影的功劳呀。

当然,看露天电影也有很多无奈,那时,因电力严重短缺,有时放电影没电还需用柴油发电机发电,一旦发电机出了故障,或没柴油了,全场几百号人只好眼巴巴地在现场等电,有时十一二点也等不来,只好带着遗憾回家,期待第二天能如愿以偿,最糟糕时要等到第三第四天。其次是内容无法选择,那时有电影看就算不错了,至于看啥内容,由不得我们,不仅内容单调,而且开始大多还是黑白的。

时过境迁,现在人们可以随时到电影院看自己喜欢的电影,且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人群拥挤。虽然过去那种单调的露天电影已很难再见,但儿时看露天电影的那种期盼和满足感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紫
珀
诗
会

心
窗
片
羽